

## 第五部分 ( AI...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G2Xa-kG8Mb8>

讲师：

回顾一下我们过去两天讨论的内容。首先，我要说声早上好。

如果今天有刚来的朋友，我们一直在讨论所谓的"三解脱之门"。它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层面加以解释。可以说，佛教所谓的佛法核心要素，乍一看可能有点难以理解，但如果你逐渐熟悉了它的语言和细微差别，你会发现，它的逻辑其实并非遥不可及。

正如我昨天强调的那样，它真的没有任何超越你日常生活的东西——我们并非在谈论神话，也不是在谈论任何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事物。只是由于语言的缘故，这种文化听起来可能非常异域，甚至非常宗教化，所以我一直在重复这一点。

好，让我再回顾一下第一解脱，这次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谈。

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就是"天空中央"这个概念。天空的中央——但如果你仔细想想，这其实是一个任意的说法。哪里才是中间？这个"中央"之所以对我们适用，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有头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它通常位于你的头顶上方，仅此而已，没有其他原因。

还有一些概念，比如"很久很久以前"。我们对某些事物有某种逻辑和理由——就好像星期日和星期一的顺序，我们没法再去改变，把星期一插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中间，我们已经无法这样做了。习惯性地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太浪费精力了，浪费时间和空间。我们只是有某种理由和逻辑来证明这些事物的存在。

根据佛陀的说法，我们试图证明某事物存在或不存在的每一个理由，实际上都在证明一切皆是幻象。这就是为什么一切现象的根基或基础，并不存在固有存在的实体。就像"天空的中心"——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坚实的、真正存在的实体。好，让我们把它翻译成更实际的东西。

你也许会想问：这些哲学分析，重点是什么？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？

我记得第一天，有一位女士问到了内观禅修，我想这就是你的答案，亲爱的。你可以把这些道理应用到实践中，其他传统中那些修行的人就是这么做的。好，像缅甸人那样，让我解释得容易理解一些。

在最初的两三周里，修行者只需要看着自己的手，只是看着，观察。然后大概过了四五周——我曾与一些僧侣有过一次非常好的交流，他们经历了所有这些阶段——他们开始不再把手看作一个整体，而是看到各个独立的部分：他们开始分别观察指甲、皮肤、皱纹等等。这就像一位优秀的地毯经销商，

能观察地毯的纤维，看出是丝绸还是其他材质，是纯丝绸还是混纺丝绸——他们能分辨出来。

到了第十周，也许是第十二周或第十五周，他们开始看到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，而不是像看一片森林那样只见整体——他们不再看到整片森林，而是看到一棵棵树。这种习惯模式，有时需要数年，甚至一生去面对。

他们中的一些人告诉我，有时他们甚至很害怕挠头——因为通常当你用手挠头时，只是"用手"，一个整体，但那之后他们忍不住会想：好吧，只是指甲在皮肤上滑动……

然后大概过了六个月，很多人说，突然间他们变得幽默起来，觉得很滑稽——我们管这叫"手"，我们买润肤霜，戴手套……这真的太滑稽了，我们竟然做这些事。我敢肯定，当他们看到修脚美甲店的时候，一定会忍俊不禁。

请注意我用的词——他们觉得"幽默"和"滑稽"。这个词很重要，因为这并不意味着修脚美甲是什么邪恶的诱惑或糟糕的干扰，我没这么说。我只是说这太滑稽了。

这也不意味着一年后你就不会再去做修脚美甲了——事实上你可能每天都去，只是态度不同了。就像病毒学家看待事物的方式一样，只是一个很小的差别，但应用的正是我刚才所说的一切。

我们生活中所关注的一切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：同情心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？

它完美契合，因为真正的同情心就是同情心本身——它不是那种有等级之分的同情心，不是那种"可怜的人，他需要一点帮助"的俯视式同情心，而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同情心。你知道，那些去做足疗美甲的人，他们关注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。

有时候，我们会听到一些关于"不劳无获"的教义。是的，我们有时确实会听到这些，因为我们人类喜欢这种说法：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们必须努力工作，我们必须上哈佛。我们喜欢这种说法。但实际上，更多时候真正的受益者是"不劳而获"那种——虽然在当前的氛围下，"不劳而获"这个说法已经渐渐消失了。不过我知道，即使在这里，就像我告诉你们的，当涉及到实践时，你们都会倾向于选择"不劳而获"。这只是人类的思维。

顺便说一下，三解脱之门是非常相互关联的。

现在来谈谈密宗。我有时会回到密宗，因为这与今天的话题非常相关。有人问到了密宗神祇的象征意义，所以我今天来回答这个问题。

实际上，构成神祇的要素——是什么使神祇成为神祇——正是这三扇解脱之门。曼荼罗是什么？就是三扇解脱之门。神祇以祝福提供者的形象出现，这与三扇解脱之门非常契合，因为你所能获得的最高祝福，就是摆脱执念和二元对立的偏执——而这正是三扇解脱之门所指向的。

当然，我们作为普通人，一旦谈到祝福，就会产生各种其他因素，比如对祝福的渴望，以及这种渴望

的不同程度。我们崇拜不同的神灵。

我们许多人的渴望非常原始。正因为我们有这种非常原始的二元对立的渴望，比如说你想要财富，那就是你想要的全部祝福，你甚至不知道三道解脱之门是什么。有人会去买书——这很好，我们并不反对，打开它也很好。如果你被财富所束缚，那么你通常不会去文殊菩萨，而是会去赞巴拉。你去过文殊菩萨吗？我想你没有。文殊菩萨据说只对智慧有益。我们人类已经给神灵赋予了各自的职责，这取决于你的渴望。

如果你有更高的渴望——最高的渴望，基本上就是对摆脱二元痛苦之极乐的渴望——那么所有这些密宗神灵，每一尊都不在外在，它们每一个都是为了粉碎各种二元论的执念而设计的。

就像我的男性朋友告诉我，他们不想修这个法，因为他们说：“我是男人，我无法想象自己是女人。”——你看，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密宗。密宗要求你粉碎所有这些区别。忘记性别，有时你应该把自己想象成动物，比如马、猪；比如你必须把自己想象成乌龟。然后，如果你想更深入地思考，你甚至都不是乌龟，你只是YouTube上的一个字母D。如果你想再深入一步，连字母D本身也被解构了。这就是“道路作为一种特征”被教导的方式。

整个教法的设计都围绕着这一点——它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的：摧毁所有的符号和象征。在某个时候，佛陀所有的方法都会自我毁灭。就像火和木头：没有木头就没有火，但火会燃烧木头，木头会耗尽，最终铁也会耗尽。火吞噬木头，火变得更大——这很有趣，不是吗？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，关于你的修行之道。

但在更实际的层面上，我们如何将这些应用到日常生活中，特别是对初学者来说？

经典的佛陀开示是：不要沉湎于过去，不要沉湎于未来。因为过去是一种语言，是一种符号，是一种特征；未来亦是如此。

此刻——此刻就是最接近超越任何特征的存在。当我再次强调这一点时，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正在寻找一些非常奇特、非常深奥的东西。但此刻，你所感受到的，你所听到的，只是简单地意识到这一点——意识到此刻，这就是佛陀赐予的礼物。此刻实际上是你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。过去已经过去，它永远不会回来。珍惜此刻。

没有好坏，没有方圆，没有迹象，没有符号，没有特征。这就是你需要一遍又一遍去熟悉的东西。它的作用是燃烧希望——这听起来很可笑，就像火燃烧木头，而木头本身也会耗尽。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。

你知道，现代生活中最棘手的挑战之一，就是抑郁症。我认为，抑郁症的核心成分之一是一种恐惧——害怕可怕的事情会降临到自己身上，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。而这一切，都源于“参照系”，不是吗？

这正是现代性的问题所在。我非常确定，亚历山大大帝的仆人，从来不会想到"我可以像亚历山大一样"。那个人只是很高兴能给亚历山大送葡萄。但现在，我们有了一个叫做"平等"的参照系——人人平等，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、做那个。这带来了很多东西，然而当它不起作用时，你就觉得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因为我们已经否定了上帝，不能责怪上帝，又觉得"我看起来不错，我刚去韩国整了容，我和他一样好看——那为什么他或她得到了一切，而我什么都没有？"参照系无处不在：城市生活是一个参照系，比如在加德满都，晚上九点睡觉是很尴尬的事，不管怎样你都得熬到午夜，否则会被嘲笑。所以，如今会有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抑郁、焦虑，全都由此而来。

好了，各位。"无参照性"，即少一些符号、少一些特征——这才是我们至少需要认真思考的东西，因为这会让你稍微解脱一些。

好的，我先讲第三个，然后让你们自己提问，因为问题很多，我尽量回答一些。之后我们会休息一下。休息之后，有人要求皈依菩萨，我们会进行那个环节。如果皈依在休息之后完成，他们就可以回家了，就像夏天一样轻松离去。但如果你想留下来观察这些佛教徒在做什么，也非常欢迎。

好的，那么，第三个——结果，就是超越愿望。当然，佛教徒有很多愿望，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，不是吗？这正是你需要真正学习的地方。总体而言，印度的智慧传统与悖论密切相关。

所以，结果就是超越愿望。我们有很多愿望，我个人鼓励你们去理解"解脱之门"的含义。这句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层面来解释。我想先从一个非常经典的佛教例子开始，或许能帮助你们理解。

如果你正在做噩梦，非常想从那种境地中逃脱——请记住，你其实正睡在一张非常舒适的床上。无论你在梦中如何渴望逃脱，实际上你已经是自由的了。也许因为你在噩梦中哭喊，有人把你叫醒了。这个人叫醒你的方式可能是掐你，或者往你身上泼一桶冷水——不管用什么方式，只要能把你叫醒，就能帮助你从那种可怕的境地中解脱出来。你甚至可能会感谢他，尽管那是一桶冷水。结果就是：你现在待在房间里，平静而舒适。你从来就没有真正处于那种境地之中。

理解"佛陀觉悟"这个词至关重要，因为我们常常把它搞混——以为只要你努力修行，总有一天你会觉悟。这并不是佛教对觉悟的真正理解。如果佛果可以通过愿望获得，那你就是把佛陀的境界和现象混为一谈了。那样的话，经过许多劫成为佛陀之后，你又会回到原点，从头开始——这是你需要了解的。

正因为如此，在密续中，他们会谈到你如何成为本尊。这真的非常重要。比如，我们稍后要讲皈依，所以先来谈谈这个。当我们皈依佛陀时——你应该寻求一个不会让你失望的庇护所。这就好比下雨了，你躲在伞下，但伞上有很多洞，那当然不行。所以，无论你寻求什么庇护，都应该是真正值得信赖的，能为你提供全方位的依止。所谓"外在的皈依处"，其实就是你内在的佛性——那才是你的根基。

回到刚才的例子：在噩梦中，那桶冷水之所以能起作用，并不是因为水本身。真正起作用的原因是，你实际上是在房间里的床上睡觉。如果你真的在丛林里被蜘蛛吃掉，不管泼多少桶水，你仍然会受苦

。但现在，尽管你正在经历种种痛苦和问题，从根本上来说，你是在那里安然睡着的——这给了你希望。所以，皈依佛性是永不失效的。

我想我已经简要地谈到了三道解脱之门。好的，我们继续。我们会进行一个稍长一些的问答环节，然后休息，之后再进行剩下的部分。我先回答一些问题，就像昨天一样，房间两侧都放置了立式麦克风，请确保你的问题与教义相关，谢谢。

好的，请稍等，麦克风关着，你能打开吗？……好的。我带了三条披肩和保暖内衣，只是希望不要下雨。我看到卡玛·昌巴进来时的表情，我无法看到或听到任何亵渎神明的事，所以我脑子里一直有这种矛盾——就像你说的，看着手，然后超越它。我当时在想，如果能只穿着内衣坐在这里，多舒服、多专注啊，然后又不得不穿戴整齐。但我喜欢这种内在的矛盾，你说的真好。还有，昨天你好像在啃大拇指，我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画面，旁边还有小宝宝，我就想，我也想咬你的大拇指。不过昨天我出去喝水，发现很多人排着队，那里充满了虔诚和奉献。

所以我的问题是：我该如何将这种奉献与弃绝或超脱结合起来？如何既被你所吸引，又能与你保持距离，超越愿望？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。昨天我还有点困惑——你说有一位瑜伽女修行者遇到了一只美丽优雅的羊驼，那位特立独行的瑜伽女修行者想去见那只羊驼，可她为什么放弃了？她那份特立独行的劲头去哪儿了？她突然变得如此优雅，然后就放弃了，她为什么不回来呢？

好吧，我没完全听懂你的意思，但我来总结一下：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培养奉献，以及如何弃绝、如何将生活中的一切抛诸脑后，从而真正摆脱外在的束缚。

好，因为我们在谈奉献……提醒我一下，这可能不是你问题的直接答案，但我还是要说。

首先，我不确定“奉献”这个词的翻译是否准确，但不管怎样——过去所有伟大的导师都说过，奉献就像一种非常高贵的财富，并不容易获得。那么，他们会把这个教给谁呢？绝不是对哈佛毕业生说的——那些人一听到这个词，你知道，不会起鸡皮疙瘩，眼里也不会噙满泪水。但有些人，毫无缘由地，就会有那种感受——他说的就是这样的人，这是真的。

我想把这个分享给年轻的尼泊尔同修们。基本上，我们在谈的是upaya（善巧方便），对吧？在我们现有的这些珍贵方法论中——闻思修——尤其是在开始阶段，就像金字塔一样层层递进。但最重要的方法，是那种“感觉”——我认为这是大多数现代人正在失去的原始感受力。我甚至不是在谈所谓的情商，它远不止于此。要说服现代人在这上面投入，将会非常困难。

但这种感觉——姑且称之为奉献——在佛教历史上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，通过不同人物的生平记载，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。有些人写文章分析佛陀，分析这个那个，一切都被分析和解构。然而，就在他见到那位上师的那一刻，多年的批判性思维和解构全都消失了，然后他成为了她的弟子。想想萨拉哈吧——他是一位和尚，一位王子，大丑闻人物，大手印传承中的重要人物。

简短的回答就是：你应该渴望拥有这种奉献。

---

下一个问题。你说性别在佛教中没有任何重要地位，引用你的话，我们应该忘记性别。但遗憾的是，我学习的是人权和性别公正。我是一名人权律师，我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就是这样形成的——我总是倾向于关注性别平衡，期待实现性别平等。每当我参与辩论，我都会考虑性别因素：正式论坛中有多少女性和男性发言者，小组成员是否存在性别偏见，场所是否对性别友好或残障人士友好，等等。我这样做，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的美德，同时我也非常尊重“性别在佛教中只是一个很小的概念”这一理念。那么，我该如何将自己的职业与这一佛教教义保持一致呢？

关于工作场域，我们谈到了佛教中无差别的慈悲，以及如何将慈悲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但我该如何对那些将女性视为物品、将女性商品化的人，尤其是那些厌女者，培养真正的慈悲心呢？我又该如何看待那些被判强奸罪、正在接受审判的人呢？履行职业职责时，我总会思考这个问题。好，就这些，谢谢。

我觉得这个问题还不至于让人太不知所措。好的，你能少说点英语吗？我们听到太多英语了。你是尼泊尔人吗？能用尼泊尔语把你的问题总结一下吗？

抱歉，我剃了光头，我的大脑已经被塑造成这样，让我不得不思考性别平衡这些问题。

[笑声]

好，用英语说吧。我理解了，她从事性别平等方面的工作，问题是她该如何应对这种张力——一方面是职业上对性别议题的关注，另一方面是佛教讲的无差别慈悲。她还有一个关于强奸犯的问题：我们该如何对强奸犯生起慈悲心？因为我从小被教导要为真理发声，但佛教又谈到无差别的慈悲，我该如何将两者调和？

如果你能摘下口罩好好说，我或许能理解得更清楚，我的耳朵不太好。今天现场的回声也比较大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好，我觉得这里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。不像你们，我想我们昨天也聊过——很多我称之为亚伯拉罕系宗教的传统，比如基督教、伊斯兰教，都与社会议题、道德规范紧密相连，而这些道德往往建立在社会政治的基础上。

但佛教的核心不太一样。打个比方，假设你去问一位数学家：“你们数学家是怎么处理性别问题的？”佛教关注的是无常、苦、无我——无常、苦（或者说不满足更贴切），以及无我。这些讲的是生命的实相，它们本身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文化立场。

好，你提到了慈悲的问题，我觉得这正是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，我就用慈悲来统一回答。

佛教讲三种慈悲。一般人提到慈悲，想到的往往是第一种——针对真实受苦者的慈悲。佛教的慈悲观其实相当宏大。就这个问题而言，强奸的受害者和施暴者，都是我们慈悲的对象。寂天菩萨对此有非常清晰的阐述。

但这并非佛教所说的唯一一种慈悲，还有另外两种，更为深广。其中一种，是针对那些受制于不确定性、受因缘和合束缚的众生。对佛教徒来说，非洲饥饿的孩子是慈悲的对象，比尔·盖茨同样是慈悲的对象，因为他们都受因缘的制约。

你应当尽一切努力去行动，但作为佛教徒，你必须时刻审视自己：你的行动主义，有多少是出于某种偏见或狭隘的判断？这种情况其实非常非常普遍。我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，说很多人权活动家实际上也在恐吓他人——因为我们人类就是这样，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，甚至将佛教，变成一种压制他人的工具。

我现在怎么会在想这件事？就算想到，它也已经是过去了——这一刻，已经过去了。好，看起来你还想继续，那就继续吧，不是我，记住，视频。请尽量把问题说短一点，我很难听清，说实话，这有些吃力。

---

好，大家早上好。我只有两个小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不介意分享，你觉得生活中最让你挣扎的事情是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昨天是尼泊尔父亲节，我想问关于父亲与孩子关系的问题——如果你是一位父亲，有儿子或女儿，你会如何以最健康的方式抚养孩子，从而帮助修复父子关系？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，非常感谢。

你能重复一下第一个问题吗？

第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你不介意分享，你生活中最感艰难的事情是什么？

最困扰我的事一直在变化。

[掌声]

目前，大概过去九个月左右，所有主流媒体都让我非常困扰，我认为他们是最老练的骗子。

关于第二个问题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，我想我大概会做得很糟糕。我经营着两三所学校，我跟这些学校的老师们说过：教育孩子，是人类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——就像黄油，你明知如此，却别无选择。这真的在各个层面都让人感到棘手。

我觉得，作为父亲和老师，我们需要保持某种谦逊——意识到我们所做的未必是最好的，但我们必须去做。也许这份谦逊，能帮我们少走一些弯路。

---

好，请长话短说。我可以讲尼泊尔语吗？好的。抱歉，我是外国人。

这是一部关于从肉体之爱到灵魂之爱、精神之爱的电影，我们通过它来教导人们关于空性的认识。可以问吗？好的。请问，你在某个时候会拍一部区分肉体之爱与精神之爱、并教导我们自身空性的电影吗？是360 Media的《360 Love》吗？

好的，谢谢。你知道，我真的不想声称自己能做到这一点。我拍电影是为了教化，但风险很大——我现在处于这样一种处境：就算只是喝杯茶，也会有人说“哦，这是在传道”。如果有人能让我暂时卸下这个工作，哪怕一周，我都愿意认真考虑一下。

---

好，还有一个Zoom上的问题。我们回到那位被金刚瑜伽母拥抱的佛教僧侣的故事。作为一名僧侣，他怎么能不推开一个即将拥抱他的女性呢？万一她真的是金刚瑜伽母，他推开了，不就折断了自己的戒弓？那么，这位僧侣该如何避免犯下这样的错误？如果他没有推开她，他应该怎么做？

抱歉，我认为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的，是他作为一名戒律修行者有多么严谨，但故事同时也告诉我们，他其实可以立志修习密乘——从密乘的角度看，密乘比身乘更为重要。好，谢谢。

---

仁波切拉，希望您身体健康。我最想探究的问题是：我的存在究竟是什么？我知道我存在，我的家人存在，这值得庆幸。我的忧虑与悲伤存在，那些仿佛亘古不变、永生难忘的快乐时光也存在。有乞丐因饥饿而哭泣，而富人却在无止境地积累财富。那么，佛陀一直试图指向或教导我们的“幻象”究竟是什么？我基本认同无常的原则，因为它清晰明了，而且非常美。但“幻象”这个概念，就算我反复思考，也找不到任何具体的形态。我之所以坚持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或许寻求这个答案的人，已经历了千年而未得解。但作为现代佛教徒，我们仍然非常需要一些与当下修行相关、能够引起共鸣的东西。所以，我真心想了解幻象的原则，以及幻象的微妙之处。谢谢。

好，简单说就是——我们觉得它应该很简单，好比二加二等于四，但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却很难，这就是我的问题，谢谢。

好，我认为佛陀从未说过它不存在，也从未说过它存在；它存在，它不存在，两者都是，两者都不是。

---

好，谢谢你回答了这么多问题。我的问题是关于道的思考——道似乎蕴含着巨大的创造潜力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无限的。但这条道路本身往往非常程式化，当你真正走上这条高度规范的道路时，创造性的表达反而会被扼杀。你能谈谈如何将创造力融入修行之道吗？

好，就像供需关系一样……如果你去星巴克，你很清楚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美式咖啡；但如果你想更大胆一些，也许附近有家精品咖啡馆，据说他们现在供应加辣椒的咖啡。去那里需要一点勇气，而不只是走进星巴克。好，非常感谢。

---

说到科学与理性思维，它们往往会给我们的感知现实带来更多扭曲。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类比：鱼的思维比我们简单，理性思维也更少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世界的感知就比我们更不准确。而且在我看来，理性思维非常重要，藏传佛教的辩经传统中也十分强调这一点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我们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，或者具体来说，我们在寻找哪种科学或理性思维的局限，而又该保留哪些方面来帮助我们修行？基本上，我们应该保留多少理性主义？

嗯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。你应该学习婆罗门教和佛教的认识论。

好，我会的。验证某些事物时，我们通常使用现量或比量，但现量本身是个问题，因为很多时候它非常主观。

是的，所以在婆罗门教中，瑜伽现量被视为最殊胜的认知方式。

---

好，先生女士们，父亲节快乐！先生，您看起来非常从容，是吗？所以我想知道，这种美好的自信究竟从何而来？

[笑声]

[掌声]

我听说并读到过一个译本，说佛陀曾言，万物之中既无男性也无女性。那么，译者在翻译时是否应该使用“他们”这样的中性代词来尊重这一点呢？

有没有经文涉及超越性别区分的这种理念？谢谢。

我想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经文，你的建议非常好。谢谢，谢谢。……我其实没听懂，我只是开玩笑。

他说，这里有很多年轻人非常敬重您，而那些不懂英语的人，英语对他们来说就像母语一样。所以他希望大学能在尼泊尔开设更多课程，教导尼泊尔当地人——这是他的请求。

我会祈祷我能帮上忙。

外国人劫持了业力，也劫持了佛陀的教义。佛教的本质是法，是觉悟。但很多佛教徒并不是因为修行佛法或寻求觉悟才成为佛教徒，而是因为他们出生在佛教家庭，或者主要是因为佛教的文化背景。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？谢谢。

佛教文化非常重要。出生在佛教文化中的佛教徒，他们可能并不了解佛法的全貌，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尝试为他们提供帮助。这种文化——我们姑且称之为佛教文化，或者喜马拉雅文化——非常重要，因为失去它会导致我们面临很多身份认同危机。举个例子，我小时候，父母叫我“勒波”（Lepo）。我注意到在尼泊尔，父母也会给孩子取类似的名字。大约五十年后，当这些尼泊尔人回来时，如果你给孩子取了这样的名字，他们可能会起诉你，诸如此类。这算是虐待吗？有很多这样的文化细微差别，我不知道它们究竟是珍贵的还是什么，但我认为它们很重要。

谢谢，我真的非常感激这次问答环节，非常希望我们能一直有这样宝贵的机会，能够真诚地向您提问并得到回答。我有两个问题，尽量简短。第一个问题是：当我观想一位本尊出现在我面前，需要对其培养一种非常亲密、真挚的信任、爱和虔敬时，我不知道应该抱持怎样的心态——这位本尊是居住在某个地方的外在存在，还是他就是我自己真实的本质？还是说我眼前的这幅形象只是我自己的想象？我对此感到非常困惑。可以先回答并翻译这个问题吗？

从根本上来说，它就是你自己。本尊从未外在。

谢谢。第二个问题是：以天宫、供品或四门为例，它们通常代表四种不变的品质。我的问题是，这四种品质真的会显现吗？它们会接近化身的层次吗？如果显现，它们又如何自然地与这些品质结合？

你提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。密宗真的是无量无边的。在这些图像中，有时是没有门的。有时，即使是本尊，在一天之中会有一位中心主尊——比如国王或王后——然后是眷属；但有时，眷属会突然变成主尊，而原本的主尊则变成了眷属。这取决于你所依据的是哪部文本。

他拥抱他，与他融为一体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但请修持密宗……那么，世界上就没有多余的装饰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